

跃进小叢刊(八)

# 不断革命的人

“新观察”编辑部编



跃进小从刊(八)  
**不 断 革 命 的 人**  
“新观察”编辑部编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 057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字数 36,000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2 1/16 插页 2  
195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統一書号: 10020·926

定 价: (5)0.14元

## 目 次

|                 |          |
|-----------------|----------|
| 在毛主席介紹的合作社····· | 林 元 (1)  |
| 不断革命的人·····     | 林 元 (9)  |
| 包鋼的战斗之夜·····    | 林 田 (21) |
| 四十五分鐘和两年·····   | 胡万春 (28) |
| 人神之間·····       | 郑文光 (35) |
| 两个我国生产的胶卷·····  | 郑文光 (41) |
| 十四只車胎的悲喜剧·····  | 徐昌霖 (47) |
| 森林在欢唱·····      | 刘白羽 (54) |

## 在毛主席介紹的合作社

林 元

### 一幅最新最美的圖畫

讀了毛主席在“紅旗”上的“介紹一個合作社”的文章，就從北京動身趕到河南省封丘縣應舉社去。到達應舉社，已經是第二天黃昏了。

十多年沒有回南方，一踏上應舉社的地頭，一種宛如江南的情調，便把人迷住了。眼前是一望無際的水田，無數縱橫交錯的支渠、淤渠、毛渠、排水溝、蓄水池，和大大小小的田塍，象老畫家筆下的綫條那麼有条不紊地把一塊幾千畝的田野，划成大小不同的塊塊。水，是從黃河引來的，由於它沿途留下了黃沙，來到這裡，便變成清清的泉水了。有的田剛放上水，有的田剛插下嫩綠的秧苗，有的田里的秧苗已經反青了。二百多畝秧地，秧苗都長得綠油油的。給金黃色的夕陽一照，不但顏色更鮮嫩，生命力也顯得更加旺盛。一群蜻蜓在秧苗上快樂地點着，近處遠處都有一隊隊的男女在拔苗或插秧。淙淙的流水聲，勞動的歌聲，和一片此起彼落的蛙聲，合唱得正歡。呵，這是一幅多美妙的圖畫！一個陌生的旅客，又怎能想像得出在半年以前，這裡還是一片非澇即旱的鹽鹼地呢？

又怎能想象得出这里的人民，在解放前世代都过着逃荒讨饭的生活，都唱着那支“春季起地一季忙，夏季种稻心发慌，秋季水淹青变黄，冬季受灾一片凄凉”的低沉的曲调呢？是的，现在一切黯淡的颜色都消失了，“宁顾苦战，不愿苦熬”的这里的劳动人民，在战胜了1956年百分之九十的土地被淹的严重水灾后，在战胜了1957年百分之九十四的土地被淹的更严重的水灾后，为了彻底摘掉灾帽，彻底拔掉穷根子，在支部书记崔若谷和社长崔希彦的领导下，在上级党、政的领导下，又苦战了一冬一春，一口气挖了八万方土，修建了百多条灌溉渠道，控制了涝旱。一个仅仅苦战了二年的合作社，就这样把贫瘠的自然面貌改变了。于是，出现在这张白纸上的，是一幅最新最美的画图。而他们的曲调，也已经由低沉变为昂扬：

月亮变太阳，风雨变晴天，

扭转乾坤，改变自然！

多大的气魄，多豪迈的诗呵！在这里，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付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

### 时刻在改变着

应举社苦战了一冬一春就把近三千亩的盐碱地改成水稻田，这确是件有魄力的大事。记者们一到这个社就注意这件事了。人民画报的摄影记者老张和解放军报的

攝影記者老郝，都拍了許多秧田、稻田的美麗景色，為了對比說明問題，他們想找一塊鹽鹼地攝取一個鏡頭。這裡的面貌也變化得真快：要是半年以前到這裡，不是滿眼都是硬邦邦的敷滿白色鹽層的鹽鹼地麼？現在除了在大的堤壩或土崗上可以看見這種土色外，想攝取一個能說明問題的鏡頭，却不是一件易事了。

一天，由最熟識情況的社委呂坤帶領着，我們出發去找鹽鹼地了。一走出護村堰的東口，呂坤就一面走一面介紹土地情況說：這一塊反青了的稻田，原來是一毛不長的荒地；那一塊剛插下秧的稻田，過去每年只打幾十斤糧食；這一塊綠油油的稻田，原來是塊鹼質最濃的土地；那一塊剛犁着的水田，過去是土質最硬的；……“這一塊、那一塊”地說着，說呀走的，已走了快兩千畝地了，可還找不到一塊鹽鹼地。大家都感到有點失望，只有老郝笑咪咪的，誰都不知道他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

又走了那麼兩三百畝地，終於發現了一塊象癩痢頭似的鹽鹼地了。但是這是一塊坎地，不夠典型。大伙準備再向西找，可又都沒有信心。這時，老郝才把他昨天在一個地方看見有一塊鹽鹼地的事情告訴我們，興致沖沖地領着我們向那塊地走去，可是，一到那塊地的地頭，他的眼睛睜得比斗還大了：原來昨天還是一塊龜裂的鹽鹼地，今天已犁過放上了水，變成一塊肥沃的水汪汪的稻田了！

應舉社，時刻在改變着自己的面貌。

## 最后一张胶片

昨晚上看社員們拔苗、揚場、犁田直到十二點鐘。為了看看在晨曦中的應舉社，今天我仍舊起得特別早：天空剛吐出魚肚白，不到四點鐘，就起來了。可是把門打開一看：社員們已經一串串地下地了。我背着架照相機沿着寬闊的支渠漫無目的地向東南角走去，忽然發現前面有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在走着，她頭上戴着一頂跟她個子很不相稱的蔚藍色的大布帽，右手挎着一只跟她個子很不相稱的大筐子。我好奇地放步追上去，她聽見了腳步聲，回頭打量了我一下，眼光停留在我胸前的那架照相機上。我向她打了個招呼，問了她的姓名，知道她叫呂振華，是第四隊的。兩人便又默默地向前走着。走了那麼幾分鐘，突然她回過頭來說：

“給不給個人照個相？”

從她的聲調里，可以看得出她是鼓足了勇氣才提出這個要求的；從她的眼光里，我知道她是多么希望給她照個相呵。是的，一個剛剛由童年邁步到少年的小姑娘，既有兒童的好奇心情，又有少年剛懂事的智慧，希望有人給她照個相，不是可以理解的么？然而，我的照相機里已經標志着照到了第“12”這個數字——只有最后一張膠片了。而且聽說青年隊是這個社里最先進的隊，在七次比賽中，有五次得第一，隊長崔希湯是社里的一面旗幟，我

这最后的一张胶片是特意留着准备给他照的。这个社的新鲜事情也实在太多了，我真后悔为什么只带两个胶卷来呢。现在面对着这个小姑娘的恳切目光，我只好抱歉地支吾了一声。幸而很快就走到了地头，她放下筐子，便到秧田拔苗去了。

天空抹上了第一笔朝霞，秧田里已经坐着六七个妇女。其中有四五十岁的小脚老大娘。我起劲地瞅着吕振华那双灵巧的小手——把秧苗拔得那么快，洗得那么干净，扎得那么整齐，真想打开镜头给她照个相，可是又一转念：还是留着给青年队队长照吧。

一天晚上，第四队开颁奖大会，突然男队长念到：“吕振华插秧插得多，插得快，插得好，二等奖。”

“嘿，这个小姑娘还是个劳动模范哩！”再一打听，原来她还是第四队的妇女生产队长！应举社的英雄模范虽然多，她虽然还不是一面旗帜，可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就当了生产队长，每天带着几十个妇女劳动，多不简单呵！还不值得给她照个相么？

第二天一早，我便一口气跑到秧田把相机里的最后一张胶片，给她照了个相。

### 激战之夜

六月二日深夜。已经过了十二点了。应举社的支书崔若谷、副社长郭文秀还在和社委会的委员、会计研究着

“全民食堂”和七月一日改“工資制”的問題。突然，大村乡李乡长騎了輛自行車风快地駛來說：乡里刚刚接到县委的電話，县委刚刚接到地委的電話，地委刚刚接到省委的電話，說：这里將有大風暴雨，要立即开始搶割麦子。

一場激烈的战斗迅速在应举社展开了。

支部書記和副社长立刻把上級的指示传达給各生产队长，各生产队长立刻把上級的指示传达給各生产組长，各生产組长立刻挨家逐戶去通知社員。不到一袋烟工夫，整个社都沸騰起来了。激动人心的鑼声、鼓声、喊話声响彻了整个村庄。不但男劳力全起来了，女劳力也全起来了，老大爷和老大娘也全起来了。接着是一片刷刷的磨镰刀声。男社員們試了試镰刀的鋒芒便一馬当先奔向战場了；女社員們讓怀里的孩子飽吮了几口奶，把孩子一塞給保育員——那些还睡眼惺忪的老大娘們，也跟着上陣了；七十五岁的老人刘文秀抽了把镰刀象老黃忠一样也上陣了。几百个男女社員全奔到战場上了。麦田里一片灯火，一片有节奏的沙沙割麦声。割呵，割呵，“誰願意把到了唇边的麦子扔掉！”割呵，割呵，“一定要搶在暴风雨的前面！”割呵，割呵，雄鷄已张大喉嚨歌唱了三遍——天已大白了。

雨，也終於来了。然而，应举社的英雄們在这一个回合里，已經把五百多亩麦子搶收完了！

## 当毛主席的文章来到应举社

“俺們的事情，毛主席都着（知道）了！”

“俺們的事情，毛主席都着了！”

当第一本“紅旗”来到应举社，当毛主席的介紹应举社的文章来到应举社，应举社的社員一見面就互相惊喜地說着这句话。于是，毛主席介紹应举社的喜讯，就象张开了翅膀一样——霎时，一千多个社員都知道了。

接着，这篇名著，就出現在街头的一块粉白墙上。霎时，有文化的社員全讀到这篇名著了；沒有文化的社員也全听人念过这篇名著了。

接着，先进的人更先进，落后的人也变先进了。六十一岁的崔福軍，平日負責街上的清洁工作，听了毛主席的文章，自动要求兼做积肥、送粪的活。他怕他的老伴落后，正想向她做动员工作，可老伴已由每天給人帶一个小孩增加到三个小孩了。第一队的瞎子刘大发，是个五保戶，听了毛主席的文章，也要求做固定的推磨、推車等活，自食其力了。

接着，生产上的战績，象雪片似的飞来；出勤率突破了過去最高的纪录——全社由八岁到八十岁的人都上战场了；全社八个生产队原来每天只能插秧五十亩的，讀了毛主席的文章，跃进到一百六十二亩了，跃进到二百一十五亩了！

接着，社里召开了学习总路綫和毛主席文章的动员

大会。会上，男女老少的社員都爭着发言，紛紛提出了豪迈的口号：

“騎云头，越閃电，工作累死也情願！”

“引來黃河水，旱地改稻田，大澇不受灾，大旱保丰收！”

“保證八百斤，爭取一千斤！”

“決心堅如鋼，熱情紅似火，十年計劃，一年完成！”

一个貧农的兒子，初中一年級的学生名叫呂海的，嗖的一声从人海里站起来朗誦他的詩句：

肩負千斤担，

手提万斤罐，

眼熬烂，

筋蹬断，

也要收好麦、种好稻，

讓咱毛主席早知道！

最后，他把那只象鋼鐵般的小拳头一举，便大声高呼：

我們要把年年灾荒变成季季丰收，来回答毛主席对咱社的关怀！

我們要把年年灾荒变成季季丰收，来爭取毛主席給咱应举社写第二篇文章！

毛主席的文章，已經成为人們前进的巨大动力，就象推动苏联第三顆人造卫星前进的那种巨大动力一样。本来已經先进的应举社，現在就更加先进了。这幅最新最美的画图，越来越美了。

## 不断革命的人

——河南省封丘县应举社支部書記崔若谷

林 元

“給不給粮食？不給，就把这孩子摔死——不比餓死强！”

1956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应举村和平社的社长、支部書記崔若谷在封丘县开完会匆匆赶回，一走近社办公的地方，就看見一群人，每人掖着个粮袋坐在門口，楼上办公室里有人叫嚷着摔死孩子。不用問，又是来要粮的了。

原来去年这里有50%的土地被淹。一般說来，在这块“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盐碱洼地上，50%的灾情不算是最严重的。可是，由于去年冬季刚把七个村子的八百八十戶合并成一个大社，沒有時間很好地抓副业；春季忙打井，也沒有很好地抓副业，青黄不接的麦收前两三个月，粮食就显得特別紧张。又加上坏分子兴风作浪；干部刚合在一起，思想和步調还不很一致，思想越来越混乱，情况就越来越严重。每天一早，就有一大群人来到办公室伸手要粮要錢。国家的救济粮来到这里，就象填进一个无底洞一样——永远都填不滿。越給，伸出来的手越多，喊缺粮的声音越高。有些干部象水流一

样打报告向政府要，認為这才是关心群众生活，有群众观点。崔若谷面对着这种现象，感到十分苦悶。直到他在县里开了会，得到了县委的指示，才象摸黑走路，得到一盏指路灯一样。现在他走进楼上的办公室，看见那个当过伪保长的富裕中农抱着个孩子正在气虎虎地威胁着一个干部。他問明了情况，首先严厉地批評了对方的威胁态度。然后讓对方坐下，說明真正缺粮的，政府一定給粮食：“共产党的政策——不准餓死一个人嘛。”接着，順手从桌子上拿了个算盘在对面坐下，把对方家里有多少人，領了多少粮，每天吃多少，又揭发了对方私藏着的那些高粱，的的得得一算——不但沒有缺粮，还有余粮哩。这一来，在事实面前，对方才象个斗敗的蟋蟀，一声不响地抱着孩子走了。跟着他一块来要粮坐在楼下的那一群人，瞅見領头的那付狠狠相，連楼也不上就溜了。崔若谷看見走在后面的原来是那个眼睛小小的富裕中农，使他忽然想起四年前的一个故事。

四年前，应举村只有一个七戶的互助組，其中有三戶貧农，那就是他崔若谷、崔希湯和刘月华。当时这个眼睛小小的人和另几个富裕中农，就把这个互助組看成眼中釘，总希望把它拔掉。一天，互助組的一头黃牛得了重病，他們三个正在焦急的时候，那些嫉妒的人却象自己要添孙子似的暗暗在心窝里高兴，他們以为牲口一死互助組就垮了。他們象猫哭耗子一样，一天来看三次病牛，每次总要在主人面前說一些似乎是关心，其实是諷刺的話；

“唉，这牲口正頂用就垮啦！”

“穷人的牲口心头的肉，互助組有这头牛，不易呀！”

每一句話都象馬蜂屁股那根毒刺——一針針地刺在主人的心上。一次，他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地冲着这些幸灾乐祸的家伙說：“不要你們犯愁，死掉小的我們买大的！死掉黃牛我們买驢子！”

夜里，当一些希望互助組垮台的人們正在发着梦囈的时候，他們三个貧农还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突然，飼养員來說：“牲口的头已經低下——不中了！”三个人还没等話說完，便把被子往头上一蒙，不忍再听下去。过了一会，飼养員又來說，牲口的头又抬起来了。三个人一听，便骨碌一声从床上跳起来，飞奔到槽里，一抱着牛头，就把湯水往牲口的嘴里直灌。可是第二天，牲口终于死了！

是的，牛是永远低下头了，可人的头却要昂得更高。他心想怎也得买回头驢子来，怎也不能讓互助組垮台！跟崔希湯、刘月华一琢磨，决定勒紧腰带，省吃俭用，搞副業，多方想办法弄錢：“宁願餓死也得买回头驢子来！舍不得孩子，就抓不住狼！”

决心一下，这三戶貧农連家里多余房子的瓦都卖掉了。终于弄到了几百块钱，一下便买回了两头大驢子，一匹肥馬！往日，村里人买回牲口，那几个富裕中农总要来摸摸瞅瞅的，可这一次，却象耗子一样躲在洞里了。他們三个人，沒事时就故意骑着这三头高大的牲口，馳騁过那几个富裕中农的門前。就这样，十二只飞奔的馬蹄，“得

得得”地象践踏烂污泥一样践踏那些幸灾乐祸的人的心田。……

崔若谷想到这里，心里还感到一阵痛快。接着他想这些人的家里绝对不会没有粮食，今天的斗争，也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啊。

晚上，他召集全体干部开了个会，传达了县委坚决贯彻“生产自救”的指示，批评了干部的右倾思想，明确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群众观点。提出思想问题思想解决，实际问题实际解决。让群众民主评定到底谁真正缺粮。结果，弄清楚八百八十户中，有实际问题的只有一百三十户。叫嚷得最厉害的二十六户中，除了六户的确是最困难的外，其余二十户都是些兴风作浪的人。还在一个叫嚷得最凶的人家的棺材里发现了一棺材的大豆。这一来，崔若谷一面摸清了底，一面找到了很好的教材。他立刻抓着这个典型的事例开群众大会，向大伙进行教育。象一阵怪风过后，叫嚷缺粮的人们全销声匿迹了。

两个月后，1956年6月，麦子丰收了。好不容易，四千五百人这才渡过了荒年。

麦子丰收后，秋季作物也长得一色好。纵眼望去，一片都是葱葱郁郁的。社员越干越起劲，大家估计：秋季的收入至少可抵五六个麦收。人们从心底里乐开了。可是，一个月后，接连不断下起雨来。这块洼地就象个蓄水库似的——高地的水尽向这里流。眼见那片白茫茫的积水

越来越扩大。起初，淹了30%的庄稼，人們还覺得沒啥；淹到60%，人們也覺得還有希望；淹到90%，人們才把眼光从那片汪洋里收回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唉，不中了！”

崔若谷象突然得了个大病似的渾身沒有力量。心比誰都感到沉重。他关起楼上办公室的門睡在床上直想：哪兒来粮食填飽这四千五百人的肚子啊！他想到去年只有50%的灾情，就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眼前是90%的庄稼被淹了！叫摔死孩子的那个富裕中农的脸孔，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无数双要粮的手，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越想越感到沉重。他一連关在楼上想了两天，飯也沒想吃。有人劝他回家吃飯，他才下楼来。可是他不住家里走，却呆呆地走到村东口就蹲下来望着那片汪洋出神。望呀望的，他竟伤心地掉下了眼泪。有个副社长劝他說：

“若谷，鬧那算那，能弄就弄，不能弄就算了！”

“不能弄就算了？……”他回味着這句話。突然，象得到了什么启发似的猛醒过来：“不，这是党交給我們的任务，这是革命！能說能革命就革命，不能革命就算了么？”

接着，他批評了自己这两天的胡塗思想：为什么尽往困难想呢？有党的領導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呵。晚上，他跟社的秘書崔希彥研究后，召开了管委会和支委会。大伙一往积极处想，办法多着哩。除搶种、补种外，决定大搞副业：紅薯打粉呀，牲口料加工成油呀，紡織棉花呀，搞运输呀。一向群众請教，群众建議还可以多种蘿卜和晚紅薯。崔若谷集中了群众的这些意見，就立刻貫徹下去。

同时，接受1955年的經驗，想搞好救灾工作，必須做好粮食工作，便动员八百多戶赶紧節約粮食。結果，粮食不仅够吃，还有余粮八千多斤。在生产和副业生产方面，成績也很好。每人平均收入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崔若谷这才深深透了口气說：“又打了一仗！”

1957年麦收后，上級决定和平社暫時分散。应举村的社叫应举社。由崔希彦担任社长，崔若谷担任支部書記。大社分散不久，人們刚刚把灾帽摘掉了二十天，这块洼地便又被淹了！而且比1956年更加严重，受灾面积95%以上！这一次崔若谷的心里虽然沉重，但由于两年来的救灾經驗，他一点也不感到悲觀。他想，社小了，救灾工作就更容易做，而社长又已由崔希彦担任，加强了领导力量。于是，他跟崔希彦和干部們制訂了一套灾后生产計劃。原来沒有受灾的生产計劃收入总值是八万三千元，而受灾后的生产計劃收入总值比原来的还多。这个計劃拿給群众一討論，不但認為可行，还可以增加到十万元！这一来大伙的劲头全来了。接着，支部又提出了响亮的口号：“早秋掉，晚秋捞；农业掉，副业找。人人动手割青草，戶戶儲备猪飼料。不破产，不貸款，自給保証三不叫。”（指人、耕畜和猪都不叫餓。）不久，支部提出的口号全实现了。过春节时，这个重灾社家家户户都饱吃了白饅、猪肉和餃子。妇女都穿上了花衣服，不但沒有灾区的痕迹，到处都是一片新气象。这一来，群众中流行了